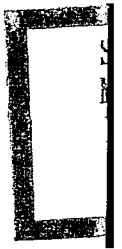


# 馮驩

國立編譯館編輯



教育部民衆讀物編審委員會印行



# 馮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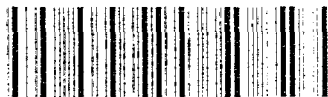
席徵庸

話說周朝末年，中華大亂，各國諸侯，互相攻伐，彼此吞併，真個暴強吞弱亡的大時代。因為這個時代，競爭太劇烈了，所以各國上自君王將相，下至世家大族，紛紛禮賢下士，羅致人才，凡有一技之長的人，無不盡量招納，以求應付意外，保全國家，因此養成了一種好客的風氣。孟嘗君就是這個時期當中，最為好客的一人。

孟嘗君姓田名文，本是齊國的世家公子。他父田嬰，乃齊威王的少子，生前封為薛公，領有薛邑（今山東滕縣西南）。後來由他承襲父業，仍為薛公，號稱孟嘗君。他雖生長豪門，却無公子哥兒的壞氣習，為人寬懷大量，最好延攬人才。無論豪俠名士，以及販夫走卒，凡來相投，他都收納門下，看同賓客，優禮相待。當時

馮驩

三



3 1764 9632 5

MG  
1246.8  
130  
2

他門下的賓客，共有三千餘人之多，真個是。

座上客常滿，尊中酒不空；天下豪俠士，皆在此門中。

這一天，孟嘗君府中閒坐，忽有一人前來求見，孟嘗君不敢怠慢，忙把那人請進府來，叙禮就坐，但見他腳穿草屨，衣服破舊，年過四十，領下有幾，兩臉帶風塵之色，因開口問道：「先生這樣打扮，却是遠道而來，不知尊姓大名，有何見教？」那人答道：「鄙人姓馮名驩，只因家計寥微，一貧如洗，聞君招賢納士，特地前來相投，不知賢君肯予收容否？」孟嘗君聽他說明來意，精心歡喜，不免留了幾句淡辭，便叫下人，領他到尊舍去居住。

孟嘗君對着新來的客人，照例要下一番功夫，去研究他的性情如何，才聽他道，以便將來有所倚重。所以當場聽來了三天之後，他就把管理糧舍的舍長叫來，問道：「新來的那位姓馮的客人，住在你管的糧舍中，如今十日，有何動靜？」傳舍長躬身答道：「馮

先生只辯：他來傳令的時候，除了一鳥之外，還有香劍一口，劍把都壞了，還是用草纏着的。他吃飽睡足之後，也不做別的事，只彈弄那劍，高歌唱道「且鏡（劍）歸來乎，食無魚。」此是就河有甚麼表示了。」王嘗君聽後，想了一想，便叫傅舍長，立刻請馮離搬到幸舍去住。

原來孟嘗君門下的賓客，共分上中下三等，上等客住代舍，中等客住幸舍，下等客才住傳舍。食用的招待，也依這種等級的高下，略有優劣不同。馮離初來，王嘗君見他言不出衆，貌不驚人，以爲不過普通食客而已，所以讓他在傳舍，受的是下等待遇。如今聽傅舍長的報告，知道馮離對孫這種待遇，表示不滿，料想一定有些能耐，不甘心列舉下等，王嘗君生性最敬客人，惟恐他略受委屈，於心不安，所以立刻讓他升入幸舍，如願以償；因爲住在幸舍的客人，每天都有魚吃的。

過了五天，孟嘗君又把傅舍長叫來，問馮驩現在是否滿意。傅舍長答道：「這客人雖然升入幸舍，心裏似乎還是不滿足，他仍然不時彈劍而歌，歌辭也改爲「長欽歸來乎，出無與」了。」孟嘗君聽了這話，心想馮驩，或許是一位大員，故意裝成落魄窮人，來試探自己是否真心求才的。這樣一想，他自然把馮驩特別看重，因又請馮驩遷入代舍，待以上賓之禮。從此以後，馮驩也和其他上賓一樣，除了衣食豐美，要出門，又有很好的轎車代步了。

孟嘗君既已重視馮驩，所以過了五天，又把傅舍長叫來問話。傅舍長說：「馮先生來到代舍，有時還是彈着那一口劍高唱「長欽歸來乎，無以爲家」的歌詞哩。」這個報告，使得孟嘗君大不痛快，因爲他覺得對於馮驩，已經是破格尊敬了，來此不過二十天，一點表現也沒有，就住有華屋，食有魚肉，行有車馬，還嫌無以爲家，這種人未免太不知足，太不自愛，所以從此以後，他就不再理會

馮驩了。正是：

食有魚肉行有車，彈劍更唱無宿家。位至上賓還不足，休怪孟嘗不理他。

孟嘗君好養賓客，一則是圖虛名，二則也是望在急難之時，賓客能替他救急排難。果然後來他遇着意外，賓客也真能出力，使他轉危爲安。譬如有一次，他奉命出使秦國，秦王很敬重他，但又怕他將來回國以後，被齊君重用，對於秦國不利，因將他軟禁起來，想加以殺害，以除後患。孟嘗君被禁以後，萬分着急，後來探得秦王有一寵妃，在秦王面前，很能說話，因派人去運動她，請求設法相救。這寵妃却提出一個條件，說是如有一件白狐裘相謝，自願幫忙，否則怒難爲力。這可把孟嘗君難着了，因爲他原有一件價值千金的白狐裘，可是來到秦國，就已送給秦王，作爲見面之禮，如今哪來的第二件。正急得無可奈何，却有一個門客，向他獻上一件白

狐裘。原來這位刺客，是改裝成一隻狗，混進秦王藏裘的庫中，將裘偷了出來的。這件事，使得孟嘗君韋出望外，忙將白裘獻給寵姬。那寵姬得了謝禮，居然用巧語花言，說動秦王釋放了孟嘗君。

孟嘗君被釋以後，連忙同齊客逃回齊國，夜半時分，走到秦國的境函谷關口。這時關門已閉，依照例規，以須等到雞鳴天曉，方能開關過客。孟嘗君却是一刻也不能等待。因為他料定秦王，雖然一時受惑，放走了他，不久就會明白；既已明白，必然派兵隨後追趕。目前他要出不了關，立刻就有重入羅網的危險。這真是一髮千鈞，萬分緊急的時候，可巧他的門客，有會學雞鳴的，當時就學着公雞叫了幾聲，引得四野公雞齊鳴。守關人聽見雞聲，便照例開了關，孟嘗君因此脫了危險。回國以後，齊王就拜他為相，執掌齊國的政權。正是：

尚高卻招風，名高更招忌。

若非門下客，焉能腹險去。

孟嘗君經過這次風波以後，對門客更加敬重，招待也更加優厚，一切開支，因此更加浩大。他惟恐收入短少，難供賓客的費用，便想了一個開源的辦法，拿出若干現金，運到薛邑，借給他所管轄的入民，想從中取些利息，來補給待客之用。

過了二年，他派人去收帳，誰知按期交納的並不多，大部分都收不到手。孟嘗君很着急，想另派精練的人，前去催收，却不知誰人最適當。傅舍長因推薦馮驩道：「住在代舍的馮先生，雖然未見有何特長，可是他像貌忠厚，口辭靈便。要是派他去催收帳目，或許勝任」。孟嘗君因把馮驩請來，說明要託他去收帳之意。馮驩聽了，答應願去，並且當面辭行，立刻收拾行李，登程而去。

馮驩到了薛邑，便按債戶的名冊，普遍催討一次，也收到了十萬現錢。但他並不解送相府，却都用來買了美酒肥牛，備辦筵席。



又定了一個日期，通知各體債戶，無論有錢無錢，都要隨帶借錢文書，如期會齊。

到期，債戶都來了，馮驩並不說一句討債的話，却讓大家依次入席，盡量大吃大喝。酒過三巡，菜過五味之後，他才叫各人取出文書，自行斟酌，能還債或不能還債，現在可以當面言明。衆人聽了，便紛紛回答，有能夠歸還的，也有家境貧窮，實在歸還不出的。馮驩便要那些有欠還債的人，自行定期交付；剩下那些無力還的，他却叫他們把文書都交出來，他再檢出所存的借券，對明合同無誤，然後將兩方面的文書，聚在一起，用火燒了。衆人一見，無不驚疑萬分，不知他是何用意。等到文書都化成灰了，馮驩才不慌不忙，當衆說道：『孟嘗君放錢給諸位，一方面是慮着大家周轉不靈，難安生業，另一方面，也想將本生利，以養客人。如今派我來討債，我的辦法是：有錢的定期還錢，這還錢並不難的，他決定把

錢也捉借者相送，以爲貧民之計，這反他當初對諸位的本意。我於是遵奉他所指示的辦法拒絕的。諸位不用懷疑，還請努力加餐吧。』大家聽了這話，無論貧富，都喜出望外，感激萬分，一致的讚歎孟嘗君不止。正是：

火光一起，金銀化灰；

如此討債，意欲何爲？

這消息，很快就被孟嘗君知道了，叫他半疑半信，立刻派人把馮驩招回，當面問道：『聽說先生替我收回十萬債款，卻都買了牛酒，款待了那些債戶，而且捉許多借券，也收去燒了，有這事嗎？』馮驩點頭答道：『是的』。孟嘗君一聽事情屬實，真生氣了，便用責備的口吻向他說道：『我因門下賓客衆多，食用浩繁，自己的收入又有限，爲了勉強撐持這個局面，才向齊邑放款生息，略資彌補，這也是出於不得已。如今過期已久，本利未清的還很多，目前

又需用甚急，才奉請先生，往薛邑替我收數，以備應用。先生不但沒有幫我的忙，反而耗費許多錢，去招待那些債戶，还把借券燒了，你這是甚麼意思呢？」馮驩說：「我是想調查各債戶的家庭境况，這是需要很長的時間的，如果不略備酒席，招待他們，怎麼調查得清楚呢？」孟嘗君急道：「我是請先生去收債的，並沒有請你去調查債戶的家境，何勞你多此一舉！」

孟嘗君雖然頗爲生氣，馮驩却是滿不在乎，理直氣壯地答道：「賢君所派給我的，雖然只是討債一事，但是不先調查清楚，怎知那許多債戶，誰富誰貧，誰還得出，誰還不出。因爲有了這一次的調查，便一切都明瞭了。於是我到富足之家，定期交還欠款，手續簡便多了。至於貧窮人家，就是守在那裏，坐催十年，也是毫無辦法的；而且催得太緊了，他們最後不免向外逃走，這批借款，還不是白白送掉？但是這樣催索，一定遭人批評，說賢君只圖貪利，不

愛惜百姓，以致百姓紛紛避債逃亡；結果是賢君仍然沒有籌出養客的錢，反而落個不義之名，豈非大不合算？我今替賢君燒毀的，僅是那些濫帳文書，並沒有真正的損失，却令薛邑人民，都感激賢君的恩德，而彰揚賢君的善行。兩相比較，得失顯然，賢君又何必是疑呢？」

這一番話，的確頭頭是道，入情合理。孟嘗君的心理，雖然還不大願意，却是無詞可駁，況且事已至此，無可挽回，所以他只強作笑容，道了一聲謝。正是：

美酒肥牛待客情，一朝焚券萬債清。

休怪馮虛空手轉，爲君帶回大義名。

從此以後，孟嘗君的名氣更大了，齊國在他治理之下，也一天更比一天富強。秦楚等國，都怕他久居相位，於己不利，因故意散布謠言，說孟嘗君權高勢大，有奪取齊王大位的野心。齊王聽了這

個謠言，竟然信以為真，也不調查個青紅皂白，便免了孟嘗君的禍。孟嘗君門下的客人，見主人罷職，料想大勢已去，便今天走一批，明天走一批。大有樹倒猢猻散的趨勢。

但是那位彈鋏而歌的馮驩，仍然住在代舍，沒有走的意思。他見三舍的客人，都走光了，便決意去見孟嘗君，有事請求。走到府前，只見門庭冷落，車馬稀疏，當日的顯赫氣象，一點也沒有了，不由他連連歎了幾口氣。進得府去，孟嘗君正因為賓客四散，感到不痛快，所以一見了他，便說：「先生還沒有走？」馮驩躬身答道：「我是想走了，不過並非另投朱門，乃是想替賢君辦一點事。假如賢君見信，能借一輛結實的車，和兩匹健壯的馬，讓我來同秦國一趟，我準能使賢君重任相職，也許還可使封邑增加。這個請求，不知賢君能否應允？」孟嘗君見他所求不多，所說的事，不成也無大害，便答應了，當即備辦車馬路費，打發他上路而去。

馮驩走後，孟嘗君也帶着家小，同歸薛邑。不過幾天，梳走到薛邑的境上了，只見有許多百姓，迎上前來，請安問好。孟嘗君以為這不過是照例的舉動，當時並不在意。誰知再向前行，只見百姓扶老攜幼，接背揜肩，把一條寬坦的大道，擁擠的水洩不通，車馬難進。孟嘗君，不覺大為奇怪，連忙派人打聽，才知道薛邑人民，因感他焚毀借券的恩德，無可報答，如今見他罷相歸來，大家便不約而同，前來歡迎致敬，略表不忘恩義之意。孟嘗君自從罷相以來，見到賓客紛紛走散，深感人情太勢利了，所以心情非常頹喪。如今見人民對他，如此熱烈的歡迎，真誠的擁戴，回想自己盡心養客，一朝失勢，客人就一闕而散；對人民僅僅施了一點小惠，這點小惠，還並非出自本意，但人民已經感激不忘了。兩相比較，這才覺得人民真是忠厚可愛；當初馮驩替他辦的事，到現在才知道辦的真好。在過去，他雖然是富貴雙全了，但是所作的事，所遇的人，

未必使他真正如意，真正舒適；只有這一次，他才真正感觸到人世的溫暖，真正享受到人生的愉快。所以他當時感動極了，高興極了，原來存在心裏那種失意、感傷、頹喪的心情，也由此一掃而盡。正是。

爭名奪利費機心，赫赫官場冷如冰；

若非朝中大失意，怎知民間有熱情。

這時，馮驩也到了秦國，請見秦王說道：『方今天下，只有秦齊兩國，勢均力敵，強過其他國家。各地的游士，也都向着這兩國走：凡向西到秦國來的，都想強秦弱齊；向東到齊國去的，都想強齊弱秦。可見秦與齊乃雌雄之國，勢不兩立，只有最雄的，方能在服列邦，取得天下。』那秦王正有併吞各國的野心，無奈還無良善的辦法，馮驩所說的話，恰好獨到癢處，所以他聽了之後，連忙施禮求教，說：『敢問先生，怎樣才可以使敵國不為雌呢？』馮驩並

不立刻回答，却反問一句道：「大王可知道孟嘗君罷相的消息？」  
秦王點頭答應「知道」。馮驩這才說道：「現在使齊國富強，爲天下所重視，全是孟嘗君的方量。可惜齊王輕信謠言，將他免職。相信孟嘗君爲了這事，一定深恨齊王，假如他一怒而去，投到秦廷，那麼，齊國內部的虛實，大王可以從他那裏，盡知盡曉，這樣一來，就有法子征服齊國了。既已征服了齊國，秦國豈不是最雄了麼？大王不想稱雄便罷，如有此意，何不趁着孟嘗君正在失意的時候，把他請來。這個機會太難得了，大王千萬不要錯過！」秦王對於孟嘗君，原是很佩服的，如今聽了馮驩一番話，不由他不高興，因立刻派遣專使，以十輛車馬，載着黃金二千四百兩，專程去聘請孟嘗君入秦。

馮驩見秦王聽了他的話，便借詞說是報信，先行趕回齊國，又請見齊王說道：「方今天下的游士，凡東向入齊的，無不想使齊強



秦弱，而西向入秦的，又無不想使秦強齊弱，可見秦齊是雌雄之國，秦強齊就弱了，勢不能兩雄同時存在。如今聽說秦王特派專使，隨帶重禮，前來聘請孟嘗君。孟嘗君不去則已，假如應聘而去，做了秦國的官，以他的名望，一定可使天下歸附。這樣一來，豈不是秦國為雄，齊國為雌了麼？齊國既然落了下風，大王的領土，就岌岌可危了！」齊王聽了這話，果然非常恐懼，忙問馮驩，有何良策。馮驩因說：「如今最好的辦法，就是趁着秦國的專使未到以前，復了孟嘗君的職，並且多給他一些封賞，使他感恩圖報，為國盡忠，這樣就可使秦王的野心，不能實現了。」齊王聽了，連連稱善，當即下詔，重任孟嘗君為相，外賜一千戶的土地，歸他所有。秦國的專使，剛到齊國境上，聽到這個消息，知道不能聘請孟嘗君了，只得掃興而回。正是：

權憑三寸舌，方能轉乾坤。

方知彈劾客，勝過座上賓。

當初在孟嘗君門下的客人，見他罷了相，都以為沒有後望了，所以紛紛散去。另謀出路。如今聽說孟嘗君官還原職，不由得眼紅起來，又紛紛趕回，想重返他的門下。這時，孟嘗君也奉到詔書，由薛邑起程，乘車回朝就職，馮驩聽說他就到了，特地騎了快馬，趕出郊外相迎。孟嘗君遠遠看見馮驩，心裏說不出的高興和感激，想起其他的門客，那種勢利情形，又生出一番感慨。等到馮驩走近，孟嘗君因對他說道：「想我田文一生好客，從未失禮，這情形先生是盡知的。誰知他們見我免職，便一鬮而散，誰也不肯帮一點忙。如今幸得先生出力，使我重登相位，我是非常的感謝的。不過我對於那班客人，我為寒心透了，假如他們還有臉面，前來見我，我必定吐他們一臉的口沫！」

這時，馮驩還在馬上，一聽這話，連忙翻身下馬，拜伏在地。

慌得孟嘗君從車中跳出，扶起馮驩問道：「先生行此大禮，莫非替衆客求情麼？」馮驩答道：「我並非爲賓客求情，乃因賢君出言有失。」孟嘗君忙問：「我何言有失？」馮驩因反問道：「賢君可知？」物有必至，事有固然」的道理？」孟嘗君搖頭道：「不知道，請先生說明。」於是馮驩說道：「塵世之上，凡有生就必有死，這就是物有必至的道理。帶着「貧瘠鬧市無人問，富在深山有遠親」，這就是事有必然的道理。賢君試看那些生意人，每日天剛見亮，他們滾肩揆肩，脚踏脚地，爭着向市場裏邊擠；一到黃昏，他們走過市場門口，誰也不向裏邊睜一眼了。難道他們喜歡早晨，不愛黃昏？」事實上，是早上的市場，有利可圖，到了黃昏時分，市上已經空空如也，所以無可留戀了。由此可見，當初賢君託已認職，賓客的離散，是必然之理，何必抱怨他們？只是錯了求賢好士之路，對於賢君的聲名是大不利的，所以跪求賢君，還要待客如故才

好』。

這一番語，說得孟嘗君恍然大悟，連連點頭，因很恭敬的向馮驩拜謝道：『我能得先生正言相誡，真是三生之幸。先生所指教的話，我一定遵命。』就職以後，果然對於重返門下的賓客，一概收留，照常款待。

從此以後，人人都認爲孟嘗君確是寬宏大量，真心求才；各處的才智之士，都願意來投他。他的聲名，因此更爲增高。後來解職回薛，各國諸侯，竟把他當做國君看待。一直到死，沒有人敢輕視他。但是仔細推究起來，如果沒有馮驩，他真不會有這番成就。他門下雖然也有會雞鳴狗盜的客人，救過他的急難，可是那種偷偷摸摸的行爲，太不光明，怎能和馮驩替孟嘗君做的事相比。正是：

彈鋏焚券意何如？爲誘孟嘗入正途。

世間多少幫閒漢，面對馮驩知愧乎？

海  
軍

二〇

民衆文庫傳記類書目

國立編譯館編輯  
教育部民衆讀物編審委員會印行

版牛救國

鄭和與鄭成磅

馬援

晏嬰

荆軻

董仲淹

五大發明家

陸爾文

寸烈士成仁記

孟母

愛迪生

大禹傳

苗可秀

戚繼光

張巡

刺客鐘毅

田單

蘇武

高漸離

田穰苴怒斬莊賈

精忠報國的岳飛

柯伯娶婦

孔子

袁崇煥

成吉思汗與蒙古西征

岳飛

明朝拉日將軍俞大猷

豫讓毀身報仇

老英雄范築先

楊繼盛

玄奘

孫武子威震娘子軍

林則徐

詹天佑

閻海文

周公

發行  
代售

KBC  
1G  
1246.8  
150 / 2